

參
 I 246.3
 Z B-46

書局印行

吉案



近的例子，
 常乘着學校
 農夫和他的
 講，音樂會
 加中的知識
 知識。因為
 利用巡迴團
 四。
 而痛苦的農
 常常是個農
 已買一塊田
 有一些佃戶
 租為分級和
 諸州中的。
 會到了聯邦
 政府貸款數
 年也儲蓄起
 來田地。但
 人的時間內
 於腐壞的
 有時甚至
 些季節性
 工作者而

小小說例言

一 本書之優點，材料活潑，取名爲小小說，凡是已通文字

自然可以用牠做消遣品，

就是學教育、民衆教育、和家庭教育各方面，作爲國語文的補助

經，所以本書不論在小

本書根據各種舊小說編成，取材都是最富有興趣的，並且每種都有一個不同的卦

6 都很適宜。

繪成彩圖，鮮明悅目，尤其可以助人興味。

舊小說向來爲社會上所歡迎，不過在故事的本身，或者有傷風化的地方，本書對

這種材料，一概刪去，在文字上，或者有原文太深，和鄙俗不堪的，本書便重加改作，

者既容易領悟，且不致被惡劣的文字所同化。

一 本書每寫一段故事，只取應敘的事實，其餘繁文枝節，完全

文字分段另行排

目，以便閱讀時，容易醒目。

病，小本精裝，攜帶

一 號字排印，行款疏朗，絕對沒有字迹模糊，損傷目力

病，小本精裝，攜帶

一 很

病，小本精裝，攜帶

一

病，小本精裝，攜帶

一

病，小本精裝，攜帶

一

病，小本精裝，攜帶

參
I 246.3
Z B-46

龍圖奇案

話說宋朝仁宗時。有箇進士姓包名拯。爲人忠孝。諒直。做過幾任知縣。又升了開封府知府。後來做到龍閣直學士。人人便稱他爲包龍圖。他做官。清正。鐵面。無私。不論王親國戚。犯了罪。一例要按法辦去。因他絲毫。那時犯罪的人。遇著別箇縣官。毫不畏懼。官有貪錢的。便使錢去買動。有畏勢的。便丟下。奉承。

小說

龍圖奇案

中華書局印行

276392

權門。要得片紙隻字。叫他釋放。卽有了天大的罪孽。也便逍遙法外。若遇到包龍圖手裏。便不行了。且包龍圖明若清天。料事如神。遇到案子。憑你什麼隱晦離奇的。一經查究。便見箇水落石出。定案不搖。所以那時的人。莫不敬愛包龍圖。有兩句歌兒稱揚他道。陰間有閻羅。陽世包龍圖。以爲陰間的閻羅王。賞善罰惡。凡人所做的善惡。都瞞不了他。拿來比方包龍圖。現在的人。尙有說包龍圖死去做了閻羅王呢。

且說包龍圖做官時審公案。實是可愛可敬。今日將大小案情舉兩三件。說與大眾聽聽。有一回包龍圖在做天長縣的時候。有箇鄉人名胡四者。家裏養隻水牛。耕田時用以車水犁土。胡四的大財產也全在這牛身上了。每日早晚便親自去喂食。一日去喂食料。見他這隻寶貝。卻在地下亂顛亂滾。胡四當是牛在地下玩。就往前去捉住牛角。把菜餅送近牛的嘴邊。但見那牛嘴裏點點紅血不住的流下。胡四心中

甚是詫異。想道。莫非牛也要吐血。忙把兩手捧住牛嘴。挖開一看。見牛滿口鮮血。卻不見了牛舌頭。胡四又是痛惜。又是著急。慟哭一場。便來縣裏包龍圖案下告了一狀。包龍圖看了狀子。心想那割舌的人。得此小小牛舌頭何用。忽而想得了緣故。忙坐了堂。胡四哭哭啼啼。前來跪下道。鄉人這牛。視同性命。一生衣食所仰仗的。還求青天查究。包龍圖道。你不須驚天動地的招搖。回去暗暗將那牛宰割了賣錢。賣了

的錢。就是你的賺錢。我方賀你發了財。何以還在這裏哭泣。胡四不知所云。忙道。小人死了牛。飯多沒吃呢。那裏還得發財。包龍圖喝道。快快退去。如命而行。不得有誤。三日以後。本縣還你一隻活牛。便了。胡四允命。回去宰了牛。稱斤估兩的賣了。得錢到也不少。只不夠買一隻活牛。正是傷心。又想到三日後。還有活牛可領。將信將疑。一心盼望。第三日。便見分曉。卻說包龍圖一日。按看狀子。忽見一本狀子。是鄉人陳

二告胡四暗殺耕牛事。有犯禁例。因我國古時最重的是崇德報功。凡有功的人。死了都奉祀。有功於人的物。不殺不食。國家定有禁令。法典列爲專條。這牛是有功於人的物。所以除非遇著國家大祭祀。是不準殺的。否則科罰定罪。當下包公把狀翻過。卽上堂命帶陳二前來問道。胡四是你何人。陳二道。是小人緊鄰。故小人親見宰牛是實。包龍圖拍案喝道。好箇混賊。割了人牛舌。又來告他的狀。急命左右按倒陳

二。重打二百。陳二聽見他割牛舌的事。被包龍圖曉得。不敢抵賴。便招承道。胡四往日不肯借錢與小人。所以小人恨他。做得此事。還求清天饒恕。包龍圖道。你既割死胡四的牛。你須賠他活牛一隻。你要想害人。罰你監牢三月。判定。陳二不敢回拗。奉命賠牛。胡四盼到第三日。一早進城到縣。見得了賠牛。歡天喜地。叩頭謝恩而去。正是塞翁失馬。安知非福。護弱鋤強。還仗清官。

還有一回。包龍圖亦在知縣任上。乘輿過市。見一童子。在道旁石上坐著哭泣。手中提著一箇空籃。包龍圖停輿問道。童子何爲。那童子跪著道。小的以賣油炸爿爲業。今日賣完得錢二百。放於籃內。要去買米的。因脚沒了力。把籃在石上放著。略坐一刻。正要起身。那籃中的二百文。已經失去。說著又哭起來。包龍圖道。你錢既是放在籃內。籃子又放在石上。沒了此錢。定這石頭偷的。忙喝公人。把這石頭擡到縣裏審。

去。那時滿街人民。傳說包青天要審石頭案了。箇箇稱奇道怪。都來縣裏聽審。包龍圖上了堂。將石頭放在案前問道。石頭。你偷人錢。命左右重打四十板。只見兩箇公人上堂打石。不多幾打。已經槌斷筆折。那堂下幾百箇聽審的百姓。不禁鬨堂大笑起來。只見包龍圖。不但不笑。並且拍案大怒道。你們好無規矩。在公堂上這樣大聲小怪。命公人將大門關住。罰衆人坐監牢三日。那衆百姓。急得屁滾尿流。都跪下求

饒包龍圖道。饒也使得。但須各人拿出二十大錢。便放他出去。當下包龍圖命公人擡上一缸水來。放在案前。那堂下百姓箇箇上來繳錢。卽命他投入水缸內。接連兩箇都太平無事。放了出門。第三箇上堂。投錢入水。包龍圖將水面一望。見有黑油油的一片光。在水面浮起。便喝住道。狗賊。你偷人的錢。快快招來。那賊還要抵賴。包龍圖命左右將那賊身上搜出錢來。合他所投的算了。共計二百文。一箇不少。如數還

了童子。把那賊重打了百板。與衆百姓一同釋放了。再說武昌府江夏縣民鄭日新。與表弟馬泰自幼相善。日新常往孝感縣販布。後漸與馬泰同往。一年甚是獲利。次年正月二十日。各帶紋銀二百餘兩。辭家而去。三日到了陽邏驛。日新道。你我同往孝感城中。一時不能多收貨物。反恐多費時日。不如二人分行。你到新里。我去城中何如。馬泰道。此言正合我意。卽入客棧買酒作飯。店小二李昭向來相熟。見二人來。

多事多事多事

忙忙迎接。卽送酒來。虔誠勸道。新年酒。一年一次。滿
飲幾壺。三人暢意飲了。說說笑笑。不覺多喝了幾杯。
三人酒已酣醉。方相揖而別。日新往城中。臨行對馬
泰道。隨後收得布匹。你須絡續發夫挑入城中。馬泰
應諾別去。行了五里。酒醉腳軟。住腳暫憩。不覺在涼
亭中醉臥。正是醉夢不知時。早晚醒來。但見紅日沉
西。忙又趕行了五里。地名叫做南脊。前無村。後無店。
心中慌張。扒山過嶺。偶上高岡。遠遠望見有羣馬在

卷之三

山隅放青。彷彿有一人在前面照看。馬泰心喜。可以有箇招呼。忙上前請問路程道里。那人名叫吳玉。答道。客官天色晚了。尙不止宿。近來此地不比舊時。前去十里。曠野山岡。不但有虎狼出沒。恐有小人行凶。泰心早慌。又被吳玉三言兩語。說得越發不敢行了。乃對吳玉道。你家住何方。吳玉道。前面源口就是。馬泰道。既然不遠。敢向府上借宿一宵。明日早行。卽當厚謝。吳玉面作不悅之色。辭道。我家又非客店酒館。

安肯留人宿歇。我家牀鋪不便。憑你前行也好。回轉也好。我家決不得住。馬泰苦苦哀求道。我固知府上並非客店可比。但求念我出門人的艱苦。作箇陰德。再三懇求。吳玉乃道。我見你是忠厚的人。既如此說。我收馬與你同回。馬泰到了吳玉家中。玉告妻龔氏道。今日有一位客官。要來我家借宿。可整酒來吃。他母與妻見了馬泰。甚是不悅。面現苦惱之色。馬泰見吳玉的母與妻如此情形。以爲怒己之來。乃緩辭慰。

道。娘子休惱。明日正當厚謝。龔氏掉頭不睬。馬泰正
沒了興頭。吳玉忽已進來。擺起酒席。餚饌豐美。吳玉
再三勸酒。馬泰吃酒纔醒。又不忍卻吳玉的情。連飲
數杯。就醉了。那知吳玉不存好意。酒中早放了蒙汗
藥粉。飲後昏昏不省人事。吳玉看看時。已夜分。更闌
人靜。將馬泰背至源口。卽在他本身衣服內。裹一大
石。將他丟在河內。沈入深淵。盡取馬泰之財寶。滿載
而歸。蓋吳玉素慣謀財。牧馬爲名。所害已非一人。卻

說日新到孝感二三日。貨已收得二分。並未見馬泰發貨前來。一連等過多日。日新耐不得。竟自往新里街去看馬泰。到行家楊清家問詢。因楊清家是他二人來往常住的行家。楊清見日新來到。忙道。今年何故來得如是之遲。日新驚愕道。我的表弟早已來你家販布。我在城中等了許久。何以並不見發貨來。楊清道。你那箇表弟。並未來過。日新道。我表弟馬泰。舊年也在你家住過。何以推說不知。楊清道。他幾時來。

的。日新道。二十二日同到陽邏驛方分手的。滿店之人。都說沒曾來過。日新無可奈何。心中疑惑。徧問在新里的各行家。皆是茫然。是夜楊清備酒接風。衆友人勸酒。日新悶悶不悅。次早再往陽邏驛李昭店尋問。亦說自二十二日別後。未見轉來。日新再回新里街一路打聽。也無搶劫斃命的事。到了楊清店中。把衆客人一齊問到。知衆客人多於二月方來的。便作色謂楊清道。我表弟帶銀二百兩。專來你家。必不到。

別處去的。必是你見財起意。謀害他命。你快直說了。一面用手捉住楊清領口。要扯他縣裏去告狀。楊清道。我家滿店客人。如何幹得此事。你不要白日冤枉了人。二人扭鬧一番。日新無法。自去具狀起訴。孝威知縣張時泰。准狀。楊清亦具訴申冤。

次日縣主牌拘一千人犯。齊到堂前聽審。縣主道。日新。你告楊清謀死馬泰。有何影響證據。日新道。楊清奸計多端。工於掩飾。還求清天根究明白。楊清道。小

人不敢做此惡事。日新瞞心昧己。毫無憑據。白冤枉好人。馬泰並未來家。若見他一面。死還甘心。此必是日新自己謀財害了。冤栽小的。以逃脫自己的罪。縣主便問李昭。昭道。是日到小人店中買酒。小的因他新年初到。設酒款待。飲畢分手。一東一西。並不見謀害的事。楊清道。小的家中客人甚多。他進小的家中。豈無人見。本店有客伴可審。東西有鄰里可問。縣主卽命拘到客人鄰里審問。有的說不曾見有馬泰來。

店有的說楊清爲人忠厚。必不會作此事。縣主見鄰里客人均無碯供。只得迫楊清招認。楊清只是喊冤不認。縣主喝令將清重打三十。不認。又令上起夾棍。楊清受刑不過。只得屈招。縣主道。你旣招承。屍在何處。原銀尙在否。楊清道。實未謀他。因刑罰當受不起。只得胡供。縣主大怒。又令夾起。卽刻昏沉。好久纔蘇醒。自思不招亦自死的。不若暫且招承。他日或有明白之望。遂招道。屍丟長江。銀已用盡。縣主見他承招。

停當。卽釘長枷扭鎖。斬罪已定。

那時適當包龍圖奉委巡行天下。查勘訟獄。時來胡廣。到得武昌府。是夜秉燭默坐。詳覽案卷。看到鄭日新的狀子。偶爾精神困倦。隱几而臥。忽見一兔頭戴帽子。奔走案前。旣醒。心中想道。兔戴帽。明明是箇冤字。莫非我所看的這卷案裏。有冤枉了。次日單弔楊清一案上堂。箇箇研問。問李昭。只道吃酒分別是實。問楊清的鄰里。皆道不見馬泰來此。包龍圖心中細

想此必途中有變。當下退堂。次日托疾不出。改扮了商人服裝。帶兩箇家人。往陽邏驛私行察訪。行至南脊。見其地甚是荒僻。仰觀俯視。但見前面源口。鴉散成羣。圍住源塘岸邊。三人進前一看。見一死人浮於水面。包龍圖忙命家人。至陽邏驛討驛卒二十名。輪車一乘。到此應用。驛丞知是包龍圖的命令。卽喚轎夫自來迎接。參見畢。包龍圖令驛卒下塘取死屍。那塘淵深莫測。驛卒多有些膽小。內有一卒。名趙忠者。

自薦道。小人略知水性。願下塘取之。包公大喜。卽令下塘。浮至中間。拖屍上岸。包龍圖道。你各處細細去搜尋。看尙有何物。趙忠再下塘。望水中一直鑽下。見有屍骨數具。皆已腐爛。不得撩起。乃上岸稟明了包龍圖。包龍圖卽令驛卒將源口附左居民十餘家。一齊捉到。包龍圖便問道。此塘是誰家有的。衆人齊道。此乃公地。包龍圖道。此屍是何處人。衆人都說不知。包龍圖沒法。命帶數十餘人。至陽邏驛中聽審。路上

自想這一千人如何審得清白。又不能各各加刑拷問。忽而心生一計。回驛坐定。驛卒帶一千人都在堂下。包龍圖喝令。箇箇跪定。各報姓名。令驛書逐一記名清楚。包公把名簿接來看過一遍。道。前在府中。夜夢有數人來我臺前告狀。被這人謀死。丟在塘中。說到這人兩字。卻故意把手指在那千人中亂點了一點。又急急縮轉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引得那些人轉眼回頭。在他自己一千人裏尋視。包龍圖早望見一千人。

中有箇尖嘴攣耳的跪着。露出慌張的樣式。不住的偷看衆人及包龍圖。包龍圖已知了八九分。便接着說道。今日我親到塘中來看。果得數屍。與夢不差。今日又有此人名字在此。說着。佯將硃筆在名單上亂點了一點。一手拍案高聲喝道。無罪者速退。謀殺人者抵命。聽衆人心中無虧。即刻立起。卻說那吳玉先因聽得包龍圖說夢。指手點名。心中已是害怕。被這一聲響。喝得他心驚膽戰。連堂上方纔的這句命令。

也未聽清楚。只見衆人多已立起。吳玉想起又不是。不起亦不是。正欲起來。包龍圖將案再重拍一下。罵道。你是謀人正犯。怎敢起來。吳玉知事已被包龍圖知覺。低頭無言。喝打四十。問道。所謀之人。乃是何方來客。一一從直招來。免動刑法。吳玉不肯招認。包龍圖命取夾棍夾起。吳玉知是免不過去。乃招承道。此皆遠方孤客。小人以放馬爲名。見天稍晚。將言語哄他。到小的家中借歇。將毒酒醉倒。丟入塘中。並不知

他姓名。包龍圖道。此未爛死者。今年幾時謀死的。吳玉道。此乃今春正月二十二日。夜晚謀死的。包龍圖一想。此人死日。正與馬泰事同一日期。想必馬泰就是此尸了。便提楊清等人開審。鄭日新前來認了屍首。果然不差。包龍圖卽命打開楊清枷鎖釋放。又對吳玉道。你謀馬泰得銀多少。玉道。只用去三十兩餘銀。仍在家中。包龍圖卽差了數人。往取原贓。其母與妻龔氏。恐被累受刑。均投水而死。包龍圖對日新道。

本該問你誣告的罪。但你要收屍回葬。免了你的罪。日新叩謝而去。冤案大雪。此都是包龍圖所審的。無頭公案。極變幻。極奇妙。他的正直精明。爲從來所未見。冤枉的案件。審出了不知多少。當時的貪官猾吏。惡棍刁民。遇了他就沒有命了。大家怕他真同閻羅王一般呢。

民國十年五月發行
民國十九年五月五版



(小小說)

⊗

每冊定價銀五分

編輯者

中華書局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所

中華書局

總發行所

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

各省中華書局

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

上海棋盤街

標商冊註



5